

国学一本通

感悟随园优雅意境

彩图全解

品读性灵格律诗篇

随园诗话

【原著】袁牧 【译评】吕树坤

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国学一本通

随园诗话

袁枚◎原著 吕树坤◎译评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园诗话/(清)袁枚原著;吕树坤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4

(国学一本通/徐潜主编)

ISBN 978-7-80702-937-3

I. 随… II. ①袁…②吕… III. ①诗话-中国-古代②随园诗话-注释

③随园诗话-译文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8149号



国学一本通



随园诗话

出版人/徐潜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主编/徐潜

原著/袁枚

译评/吕树坤

项目负责/王尔立

责任编辑/王尔立 崔博华

责任校对/李洁华

装帧设计/李岩冰 刘纯青 董晓丽

印刷/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280千字

印张/14

书号/ISBN 978-7-80702-937-3

定价/19.80元

前言

袁枚 (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仓山叟或随园老人，世称随园先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所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等。

袁枚于诗、文、小说等创作均有成就，诗与蒋士铨、赵翼齐名，并称“江右三大家”，但影响最大的是他倡导“性灵说”的诗论。他的诗论，除《随园诗话》、《续诗品》专著外，还散见于某些书信等杂著中。洋洋数十万言的《随园诗话》，卷帙浩繁，内涵丰富，且理论与创作紧密结合，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活泼生动，通俗易懂，无论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是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的主要著作。

《随园诗话》是一部有为之作，有其很强的针对性。

《随园诗话》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作为这方方面面的前提和基础，贯穿于《随园诗话》全书始终的一条红线，就是“性灵”二字。“性灵”即“性情”，在袁枚的诗论中这两个词是可以互用的。袁枚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南宋杨万里和明代袁宏道等有关“性灵”的主张，而且还将传统诗教“诗言志”予以新的诠释。袁枚的诗论不仅全面，而且圆通，绝无偏颇、武断等弊端。这是他能击败他的论敌的主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以历史的唯物的观点对袁枚的诗论重新认识与研究，得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郭沫若先生、钱钟书先生对袁枚的《随园诗话》都有很高的评价，肯定这部著作对今人的诗文创作仍有其可供借鉴的价值。



随园诗话



目录

处境与志向	〇〇八	改诗难于作诗	〇三三
格律不在性情外	〇一〇	差半个字	〇三四
力戒门户之见	〇一一	言外之意	〇三六
不可因韵害意	〇一三	比兴更妙	〇三七
蜉蝣何其多	〇一四	夙论如此	〇三八
诗非类书	〇一五	尊之诋之的利弊	〇三八
乐府古题	〇一六	押韵的语录和讲章	〇三九
诗中事不可太认真	〇一八	作诗不可不辨	〇四一
做大才不做粗才	〇一九	六经中有伪文章	〇四二
毕竟味少	〇二〇	善学不善学	〇四三
成此一家数	〇二一	诗贵翻案	〇四四
但知有苏小	〇二二	饮酒与唱曲	〇四五
光景常新	〇二三	咏物与咏史	〇四六
味鲜趣真	〇二五	才大志小	〇四七
和韵贵出新	〇二六	知难而进	〇四八
多师是我师	〇二八	“露”与“剩”	〇四九
诗者持也	〇二九	春兰秋菊各一时	〇五〇
幽深细微	〇三〇	先取真意	〇五一
如此通脱	〇三一	总督衙门的担水夫	〇五二
		暗中用典	〇五三
		无意于传诗传名	〇五四
		不失赤子之心	〇五五
		萃天地之清气	〇五六
		矢口而成	〇五七
		应酬诗	〇五八
		诗如言也	〇五九
		勿改少作	〇六〇
		可伸可屈 能放能收	〇六一
		万死投荒尚有情	〇六二

- 但得流传不在多 〇六三
- 读书与作诗 〇六四
- 识最为先 〇六五
- 格调与性情 〇六六
- 求诗书中 得诗书外 〇六七
- 诗必本乎于性情 〇六七
- 不知命意所在 〇六八
- 诗中的理语 〇六九
- 不说理而说理 〇七〇
- 妙在没来历 〇七一
- 各有身份 各有心胸 〇七二
- 取诸家之精华 〇七三
- 诗不尽如其人 〇七四
- 柴米油盐酱醋茶 〇七五
- 诗便不俗 〇七六
- 诗家变体 〇七六
- 关吏疾呼书书书 〇七七
- 似易实难 〇七八
- 人贵直 文贵曲 〇七九
- 不可有乡野气 〇八〇
- 小家子题目 〇八一
- 得遇江州白司马 〇八二
- 宜厚宜薄 以妙为主 〇八四
- 人各有性之所近 〇八五
- 阮亭与七子 〇八六
- 王士禛的《声调谱》 〇八七
- 必童而习之 〇八八
- 从谏如流 〇八九
- 思涩与手滑 〇九〇
- 天籁与人巧 〇九一
- 改碎为整 改死为活 〇九二
- 不知与知 似知非知 〇九三
- 查慎行的作诗法 〇九四
- 饷米五斗 〇九五
- 纯以神行 〇九七
- 深得作诗甘苦 〇九八
- 所见所感 〇九九
- 诗主高淡 属对甚巧 一〇〇
- 说尽世情 一〇一
- 都是性情 不关堆垛 一〇二
- 好恶拂人之性 一〇三
- 各有境界 各有宣称 一〇四
- 权门托足及其他 一〇六
- 近体难于古体 一〇七
- 各自标新 各有祖述 一〇八
- 朴与巧 淡与浓 一〇九
- 写神 寄托 感慨 一一〇
- 诗以比兴为佳 一一一
- 有篇有句 方称妙手 一一二
- 厚积薄发 从容大度 一一三
- 李邕与孙觉的批评 一一四
- 家贫梦买书 一一五
- 由博返约 一一六
- 多重性与两面性 一一六
- 被人嫌处只缘多 一一七
- 人专必传 一一八
- 善藏其短 长乃愈见 一一九
- 拙于自言 自文其陋 一二〇

- | | | | |
|-----------|-----|-----------|-----|
| 不悦西施之影 | 一二〇 | 成功之后 仍归平正 | 一四六 |
| 何必勉强作诗 | 一二一 | 作诗不可以无我 | 一四七 |
| 可悟诗文之道 | 一二二 | 六经而外此传书 | 一四八 |
| 音韵风华 固不可少 | 一二二 | 有干无华及其他 | 一四九 |
| 闻乐与入市 | 一二三 | 本其时之方言 | 一四九 |
| 迂谬已极 | 一二四 | 门户须宽 采取须严 | 一五〇 |
| 各从其志 | 一二五 | 取其善者而行之 | 一五一 |
| 一改旧习 人以为怪 | 一二六 | 一涉笺注 趣便索然 | 一五二 |
| 无斧凿痕 无填砌痕 | 一二七 | 所以真切可爱 | 一五二 |
| 不似韩与颇似韩 | 一二七 | 喋喋千言才更短 | 一五三 |
| 空架虽立 诸妙尽捐 | 一二八 | 各有妙境 | 一五四 |
| 郑板桥爱徐青藤诗 | 一二九 | 俗学与实学 | 一五五 |
| 不可开卷便是 | 一三〇 | 联句之始 | 一五六 |
| 写景易 言情难 | 一三一 | 集句的由来 | 一五六 |
| 不可一概而论 | 一三二 | 诗文集的由来 | 一五七 |
| 出新意 去陈言 | 一三三 | 如何区分唐宋 | 一五八 |
| 诗以意为主 | 一三四 | 不是此诗 恰是此诗 | 一六〇 |
| 欲作佳诗 先选好韵 | 一三五 | 好诗来之不易 | 一六一 |
| 不用生典 | 一三六 | 用僻典如请生客 | 一六二 |
| 一时兴会所触 | 一三七 | 文章切忌随人后 | 一六三 |
| 余学诗所由始 | 一三九 | 关系与含蓄 | 一六四 |
| 王士禛的五戒 | 一四〇 | 有才无情 多趣少韵 | 一六五 |
| 梦中神合与白昼现形 | 一四〇 | 非其至者 | 一六五 |
| 旧句时时改 | 一四一 | 音节未协与清脆可歌 | 一六七 |
| 学杜者不可不知 | 一四二 | 诗话作而诗亡 | 一六八 |
| 求工反拙 | 一四二 | 樵夫与舵工 | 一六九 |
| 一贯之理 | 一四三 | 艺之精者不两能 | 一七〇 |
| 虚字的作用 | 一四五 | 用意精深 下语平淡 | 一七一 |
| 以行肆之物享大宾 | 一四五 | 能放能收 方称作手 | 一七二 |



处境与志向



原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光，光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亦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诗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诗写道：“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 | | | | |
|-----------|-----|-----------|-----|
| 如此虚心 亦云难得 | 一七三 | 有心胸 有性情 | 一九八 |
| 语虽俚闻者动色 | 一七四 | 诗中的方言 | 一九九 |
| 越没要紧则愈佳 | 一七四 | 独爱南塘 | 二〇〇 |
| 此中消息 口不能言 | 一七五 | 诗文妙处 全在于空 | 二〇一 |
| 不及伪者 | 一七六 | 官 与 贼 | 二〇二 |
| 词浅意深与词深意浅 | 一七七 | 假托闺情写怀 | 二〇二 |
| 来得 去得 存得 | 一七八 | 皆不害其为佳 | 二〇三 |
| 天分高 故虚心 | 一七八 | 人老莫作诗 | 二〇四 |
| 胸境超脱 相对温雅 | 一七九 | 各极其妙 相题行事 | 二〇五 |
| 非人间凡响 | 一八〇 | 诗以进一步为佳 | 二〇六 |
| 是皆不可偏废 | 一八一 | 终身不能忘 | 二〇七 |
| 食马留肝 烹鱼去乙 | 一八二 | 终是狮子之愚 | 二〇八 |
| 亦藉其所居之位分 | 一八三 | 音节不可不讲 | 二〇九 |
| 遥同即遥和 | 一八四 | 死蛟龙不若活老鼠 | 二一〇 |
| 学力方深 精神始出 | 一八四 | 得心大师作偈 | 二一〇 |
| 可解不可解之间 | 一八五 | 非有意于求名 | 二一一 |
| 使闻者人人点头 | 一八六 | 不觉习而不察 | 二一二 |
| 真厚村小传 | 一八七 | 笔性灵与笔性笨 | 二一三 |
| 论古事极有见解 | 一八八 | 刚柔参半 | 二一四 |
| 诗改一字 界判人天 | 一八九 | 余爱二人之言 | 二一四 |
| 最易感人 | 一九〇 | 北宋三位诗人 | 二一五 |
| 正喻夹写 似是而非 | 一九〇 | 不读书便是低天分 | 二一六 |
| 使人易于矜伐 | 一九一 | 诗以意为主人 | 二一七 |
| 以衣喻文 以食喻诗 | 一九二 | 因难而见巧 | 二一八 |
| 易学难工 难学易工 | 一九三 | 女门生与女先生 | 二一九 |
| 概太白生平 | 一九三 | 得古人所未有 | 二二〇 |
| 读诗读史 | 一九四 | 采诗宁滥毋遗 | 二二〇 |
| 雅谑自佳 | 一九五 | 辣语荒唐语 | 二二一 |
| 一片性情 恐是名手 | 一九六 | 吃力而不讨好 | 二二二 |



古代的英雄还没有发迹的时候，都没有远大的志向，这不仅是邓禹仅寄希望于文学，马武仅寄希望于督邮。晋文公重耳因为有妻子和骏马，便不愿意离开齐国。光武帝刘秀贫贱的时候，因拖欠租税到严尤的官府与李通打官司。严尤惊奇地看了看刘秀。刘秀回来后对李通说：“严大人看你了没有？”揣摩刘秀这句话的意思，是以能得到严尤看一眼为荣幸。韩世忠身为小卒子的时候，相面先生说他日后将被封为王。韩世忠勃然大怒，认为相面先生是在侮辱他，用拳头奋力殴打相面先生。上面说到的这几个人当年的想法都很平常。鄂尔泰大人《辛丑元日》诗写道：“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咏怀》诗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都是做郎中的时候作的诗。仔细品味这句诗，像是没有想到以后能身为将相。等到他出任七省经略的时候，所作的《在金中丞席上》诗写道：“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一首七言绝句写道：“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显然是在以诸葛亮自比了：这都与他未发迹时的语气景象大不相同。张英大人从做翰林到出任宰相，所作的诗始终是一种风格。最清新绝妙的诗句如：“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

《扈跸》诗写道：“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写道：“九霄日近增华色，田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很深远。



自从舜帝教诲夔时提出“诗言志”（《尚书·尧典》），后世儒家便将“诗言志”作为诗教的纲领。袁枚认为人的志向是随着他的处境的改变而变化的。他以古代的一些大人物为例，当他们处于微贱的时候，大都胸无大志。如晋文公重耳当年流亡时，到了齐国，齐桓公把一个女子配给他做妻子，还送给他二十辆马车，他便不想离开齐国继续往前走了。东汉的建立者刘秀贫寒时，因诉讼时长官严尤多看他几眼，便受宠若惊，引以为荣了。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身为士卒时，相面先生说他有王侯的面相，他认为是嘲笑他侮辱他，于是大怒，相面者吃他一顿老拳。如作诗，这不同处境中的不同志向，必然反映在诗中。清雍正时宰相鄂尔泰的诗文便是个明证。做郎中时的诗中自认为一生也就如此罢了，待到做宰相时诗中则将自己与诸葛亮比况了。袁枚论诗主性灵，重天分，但他又认为人的性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他的环境、际遇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使得他的性灵说带有一定程度的唯物主义的色彩。



格律不在性情外

原文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律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译文

南宋诗人杨万里说：“自古以来天资低劣拙笨的人，喜欢谈论诗的格律声调，而不懂得诗的风采情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格律声调是一个空架子，有现成的模式容易摹仿；风采情趣是专门抒发诗人的性情，没有天资才气是办不到的。”我很喜欢他讲的这番话。应该懂得有性情，便会有格律；诗的格律不在性情之外。《诗经》中的诗多半是忧伤劳苦的人和相思幽怨的妇女按照自己的心意抒发性情；有谁为他们制订格式？有谁为他们规定条律？如今喜欢谈论格律的人，能超出《诗经》的范围吗？何况古代帝王皋陶、大禹所作的歌，不同于《诗经》中的诗；同是一部《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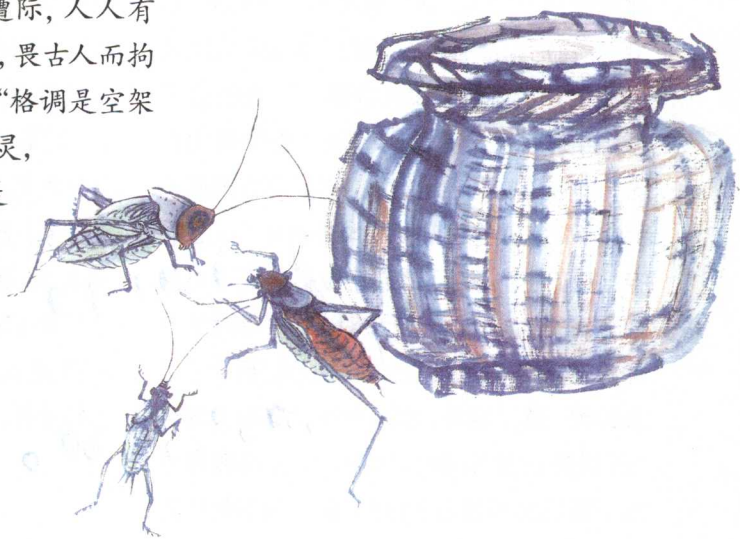
经》，其中的《国风》的格式，又不同于《雅》和《颂》：难道格式是一成不变的吗？唐代诗人许浑有这样的诗句：“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好诗发自心灵深处不在格律之中。





袁枚论诗的“性灵说”，是与当时拟古派的沈德潜的“格调说”相对立的。他在《答沈大宗伯(沈德潜)论诗书》中便直接地对沈德潜说：“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这与杨万里所说的“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的话，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对杨万里的这段话非常赞赏。他认为，性情是第一位

的，格律是第二位的。“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之外”。有力地批驳了摹拟古人的格调派的形式主义的谬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力戒门户之见



原文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涂，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故兴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



前代明朝门户之见很深，不仅表现在朝廷官场中，在诗歌方面也是这样。当明代诗歌创作繁盛时期，被誉为“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各自都是名家，彼此毫无门户之见。到后来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再后来又有钟惺、谭元春竟陵派以及以袁宏道、袁中道和袁宗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再到后来又有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都相互攻击排斥诋毁呵责，各自树起一面旗帜，实在是可笑。大体说来每个人各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各有自己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都应该平心静气来对待，做得对的就保留，做得不对的就去掉。试想前、后七子以及钟惺、谭元春等，如果当时没有很大的名气，钱谦益选编《列朝诗》时，就得搜集求索于荒远偏僻的山乡村野，借一句半句诗将作者的名字传略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擒敌先擒王，射人先射马：都是为名所牵累。



在这一则诗话中，袁枚提出诗家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每家每派的诗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彼此应该取长补短，不应该以自己的长处，攻击别人的短处，这样才能发展、提高。袁枚为说明这一问题，总结了明代诗坛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被誉为“吴中四杰”的高启、刘基、张羽、徐贲，都是名诗人，毫无门户之见，使得当时的诗坛呈现出一派繁盛景象。后来的前后七子以及再后来的各家各派，彼此攻击，窒息创作，败坏风气，是很要不得的。袁枚反对门户之见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否定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的身价，只有博采众长，才能自成一家。





不可因韵害意



原文

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惬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



译文

我作诗，不喜欢叠韵、和韵，以及用古人韵这些做法。认为诗是抒发性情的，什么韵适于抒发自己的性情就用什么韵。一个韵部中有千百个字，任凭自己去选用，还有时选用某个韵之后仍不满意又改用其他韵的时候；怎么能因为一两个韵脚而束缚住呢？既然受束缚，便不能不勉强拼凑；既然勉强拼凑，怎么能很好地表现性情呢？《庄子》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要考虑脚大脚小，穿在脚上感到舒适的鞋就好。”我也这样说：“不要考虑用什么韵，适合表现诗的性质就好。”



评点

袁枚不喜欢叠韵、和韵这些做法。因为用什么韵应该是诗的内容所决定的。诗是写性情的，音韵是为性情服务的。如果为叠韵而叠韵，为和韵而和韵，无异于文字游戏，也必然束缚性情，实为削足适履。

袁枚在《续诗品》第九首中写道：“次韵自系，叠韵无味。斗险贪多，偶然游戏。”当然，偶一为之，亦无不可，

但这毕竟不应该成为正体。



蚍蜉何其多



原文

以昌黎之崛强，宜鄙俳体矣；而《滕王阁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荣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诗曰：“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以黄山谷之奥峭，宜薄西昆矣；而诗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鹑。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郭郭。”今人未窥韩、柳门户，而先扫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轻温、李。何蚍蜉之多也！



译文

按照韩愈倔强的性格来说，应该鄙视骈体文了；然而在《滕王阁序》中写道：“能够附在先后为滕王阁撰文的王勃、王绪、王仲舒三人之后，这是很荣耀的了。”按照杜甫渊博的学识和才力，应该鄙薄“初唐四杰”那些诗人了；然而在诗中写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应为四句——译者）按照黄庭坚奥峭的诗风，应该轻视“西昆体”了；然而在诗中写道：“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鹑。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郭郭。”如今的某些文人，还没有望见韩愈、柳宗元的门径，便先否定六朝之文；还没有得到李白、杜甫诗的皮毛，便先轻视温庭筠、李商隐的诗作。“蚍蜉撼大树”的现象何其多呀！



评点

作为一个有成就的诗人，总是虚心地向古人学习，哪怕是成就极高的诗人，也不轻易去否定前人。袁枚以韩愈、杜甫、黄庭坚为例，来阐明这个道理。然而如今某些人，学诗尚未入门，便狂妄已极，动不动便否定古代的某些诗人。实属“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袁枚在《再与沈大宗伯书》中写道：“诗之道大而远，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万窍，择其善鸣者而赏其鸣足矣，不必尊宫商而贱角羽，进金石而弃弦匏也。”一个有出息的诗人，不仅能虚心向古人学习，而且还善于向古人学习，这是十分重要的。



诗非类书



原文

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诗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而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



译文

古时候没有类书，也没有志书，连字汇一类的书也没有，因此在左思的《三都赋》、张衡的《两京赋》中，谈到草木的地方有很多处，谈到鸟的地方有很多处，这一定是查找了很多书籍，采集了很多地方的情况，然后才撰写成的文章。如果才思文采都十分可观，便会轰动一时。这就是出现“洛阳纸贵”现象的原因，竟至每个家庭都购置一本，当做类书、方志来读了。因此写成这样的作品也就须要十年或五年的时间了。如今类书、字汇等书，都十分完备；假使左思生在今日，一定不会写作这类辞赋了。就是写这类辞赋，只不过翻检一下有关资

料，一两天便可以完成了。而传抄诵读的人，也不会有了。如今某些人写作诗赋，喜欢用烦杂的典故和生僻的险韵，还认为用得越多越好，这实在是错了！





袁枚批评某些人作诗，“好用杂事僻韵”的现象，而且还以为用得越多越好。将诗写得像类书、志书一样。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见不到诗中的性情，亦无诗味可言了。袁枚分析了《三都赋》和《两京赋》中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草木和花鸟，因为当时无类书和志书，加之作品的词采艳丽，因此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今非昔比，类书、志书，一概俱全，因此今人作诗便不可以再那样做了。袁枚在《续诗品》第五

首中写道：“锦非不佳，不可为帽。金貂满堂，狗来必笑。”嘲笑那些在诗中一味堆砌典故“杂事”的错误做法。



乐府古题

原文

“乐府”二字，是官监之名，见霍光、张放两传。其《君马黄》、《临高台》等乐章，久矣失传。盖因乐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易至舛误。是以曹魏改《将进酒》为《平关中》，《上之回》为《克官渡》，共十二曲，并不袭汉。晋人改《思悲翁》为《宣受命》，《朱鹭》为《灵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袭魏。唐太白、长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诗。少陵、张、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诗，而创为新乐府。元稹序杜诗，言之甚详。郑樵亦言：“今之乐府，崔豹以义说名，吴兢以事解目，与诗之失传一也。《将进酒》，而李余乃序烈女；《出门行》，而刘猛不言别离；《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皆与题无涉。”今人犹贸贸然抱《乐府解题》为秘本，而字摹句仿之，如画鬼魅，凿空无据；且必置之卷首，以撑门面。犹之自标门阀，称乃祖乃宗绝大官衔，而不知其与己无干也。